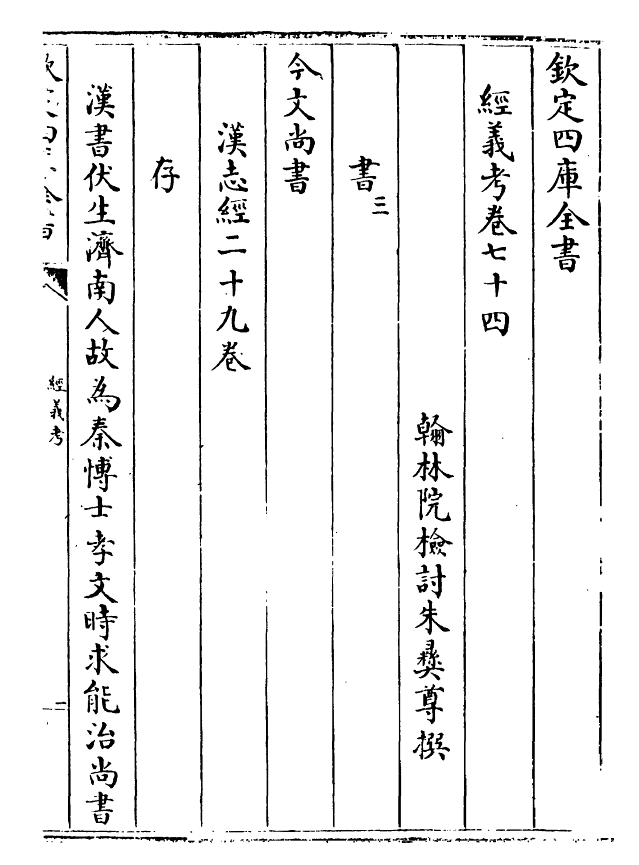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七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三

今文尚書

漢志經二十九卷

存

漢書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

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名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隋書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顔師古曰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陸德明曰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曰二十九篇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乃當時語自爾也

鄭耕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顔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王應麟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

金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

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

熊朋來曰鼂錯所受伏生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得偽泰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者虞書則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凡二篇夏書則禹貢甘誓凡二篇商書則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凡五篇周書則牧誓洪範康誥酒誥金縢大誥君奭多方多士梓材召誥洛誥立政無逸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呂刑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十九篇通為二十八篇

吳澂曰書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　又曰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莫或辨別闇亦甚哉

崔銑曰孔子刪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

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伏生書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詰屈少便利其史端虛疊是古人眞意委婉周至氣若斷續而悠遠條暢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眞足為萬世國史之宗矣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臯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强分之非也

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為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或又以武成為今文尤謬

武成之繫日律以名誥顧命書法不同在古
文尚書中最為可疑者今文豈有是乎
又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
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氏傳
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
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
知别録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
九篇其一是序也

又按伏生授書在孝文帝時晁錯所受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所傳頒之學官掌之博士本無太誓惟因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與偽太誓文偶合因而傅會以武帝初即有太誓一篇不知董生所引祇稱書曰不言太誓曰安見非逸書之文而必屬太誓之辭乎且復哉復哉特讚嘆之語非誓辭也況

劉向别録明言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故趙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得以充學合之王充馬融鄭康成房宏王肅諸家之說雖有不同而要為後得之書非伏生之本經矣林之奇亦云鼂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太誓以太誓一篇足二十九篇之數者妄也

又按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漢人並不以太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陸德明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太誓原置伏生二十九篇之外矣

又按吳文正詩云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

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故所述纂言有今文而無古文蓋古文出於東晉宋元諸儒疑之者多而今文則未有疑焉者至程正叔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括蒼王廉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文而疑之矣甚矣說經者之紛綸也

古文尚書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

存

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

漢書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隋書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
夫子舊堂壁中
陸德明曰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
顔師古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孔安
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
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
篇故五十七
孔穎達曰按壁内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

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

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所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

四肖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寳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藝文志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録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

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
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
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
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
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
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
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
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

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

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眞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劉知幾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

六卷司馬遷采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絶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

鼂公武曰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孝明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得制

字之本也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録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

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却似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又曰孔氏書注疑非安國所注葢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㣲處决不如此固善也　又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㣲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陳振孫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

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
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授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
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
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
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
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無泰誓泰誓後出所載白魚
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

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按四篇皆古文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隷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隷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隷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

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
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人往往猶以
僻書奥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
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也噫百篇
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二
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實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為科
斗書傳於唐者為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蓋出自
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

誦也

熊朋來曰孔壁眞古文之書不傳後有張霸之徒偽作二十四篇亦名古文尚書至晉豫章内史梅頤別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為逸書者遂皆有其書又并有孔安國傳序世傳以為眞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　又曰古文尚書至隋開皇始備

吳澂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頤所奏上者所謂古

文書也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遂絶矣析伏氏書

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

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

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序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章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之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

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王充耘曰古文禹謨一篇深有可疑蓋禹與臯陶舜答辭自具見於臯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如益賛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

今皆混而為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為治克己布政使所為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所能果能之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傅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　又曰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傅

會

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眞古文出孔壁中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温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

與竄三苗於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命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傅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

乃獻書者之飾辭耳
鄭公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

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没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虞淳熙曰古文避秦而藏之禁弛而不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内金絲終涉神怪壁中蝌蚪遠沿羲皇同文務

實之時似不宜有三可疑也

郝敬曰孔書二十五篇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四代文字一律或先賢紀聞或後人依託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紛矣愚竊以為過也

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偽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

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

樊良樞曰壁書後出隸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譯之假令壁中之藏不出則精一之旨恒性之告一德之訓典學之命孰從而聞之

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

為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名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

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眞古文也

然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若安國

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

於湯誥載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於泰

誓載其辭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是則泰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别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又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子昂王與耕輩羣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

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衍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寃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輸攻而墨守也愚闇之見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為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

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惟是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是已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汴宋說者初無異議乃胡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衆說紛綸遂同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羣籍即以春秋說

春秋而其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
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古文尚書難
以過信斯則學者所當審也

經義考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七十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慇意誠

經義考卷七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四

周書

漢志七十一篇 隋唐志十卷

闕

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也

隋志汲冢書似仲尼删書之餘

顔師古曰葢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四十五篇

劉知幾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刋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説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説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録也

晁公武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蓋孔子
删采之餘凡七十篇
洪邁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
物亦多過實無所質信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
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
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
受其咎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

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祕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爾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

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刋本以序散在諸篇盖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為孔子刪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為之

王楙曰汲塚書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於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

共和之類

丁黼跋曰夫子定書為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採録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

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云天予不取返受其咎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為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其間數篇尚有不可句

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强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為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

夏四月

劉克莊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紀録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囿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

謂几停商寶玉億有百萬荒唐夸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王應麟曰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倫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貑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

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巒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晋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晋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録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則誤明矣　又曰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

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葬乃制謚所載不同蓋今本闕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又曰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又曰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

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黄震曰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代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

誥自是有蔡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
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
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諡法解不知
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方孝儒曰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晋太康中出
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
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晋時始出者
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為周書即孔子刪定之

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

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横權數之徒所不為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為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為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為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大王大聖人而為是言乎其文傳

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為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偽著以為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為古

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
害害民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
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為之出涕
周洪謨曰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疎迂無百篇渾
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删錄之
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
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常時左

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吕斬以黄鉞懸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吕斬以玄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夫商之與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黄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燔於廟雖伍員執仇於楚不如是之憯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

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
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
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
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
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
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
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
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

不可也

楊慎序曰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音彪)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叚二篇公孫叚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晉楚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生

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鈌不復銓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晳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别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

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紀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

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元有此書不

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

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

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

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

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

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考

余故述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也當復其

舊名題曰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

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録則有周書七十篇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得之所言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大開武篇曰其惟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

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辭王室而莫卹於外尚以時中乂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哉王珮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敬施予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即壁中書奚加焉謚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鳥獸草木之名史記解明於治亂興亡之迹卓有可觀他篇蓋

多誇詡詭譎如利維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呂斬之黄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周公之訓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官人解言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

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儀衍之詐不深於此也又奚謬盩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閱其云智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晉狼瞫稱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則史遷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為周之誥誓號令經孔子刪定之餘則吾不敢信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又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叙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叙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置之夏商也　又曰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

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録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横夸誕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脱佚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　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為文王作而本解絶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合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篇尤為乖謬近於孫呉

變詐矣考周官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為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

劉大謨曰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禆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姜士昌曰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畧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發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

目具在無所謂周書此書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其文辭湛深質古出左氏上若酆謀世俘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叙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淺聞之士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為政教號令槩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說者謂尚書篡自孔子而

此逸書者劉向以為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是書不知當孔子删與否其指誠不得與經並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逮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為孔子所絀遂寘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質古者無如是書與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

按周書篇目七十合以序一篇適如漢志李
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誤也

經義考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七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五

伏氏勝尚書大傳

漢志傳四十一篇 隋志三卷

佚

尚書暢訓

舊唐書志三卷 新唐書志一卷

佚

鄭康成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録凡四十一篇

晉書五行志漢文帝時虙生創紀大傳

酈道元曰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

顏之推曰孔子弟子處子賤為單父宰即處犧之後
兖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
立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
字
隋志伏生作尚書傳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
生
洞冥記李克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
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徒

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充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畧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㲄損人精慧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爾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陸德明曰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西伯戡黎作者

葉夢得曰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

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歿後何可盡據其
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灾異之説失孔子本意益
遠
晁公武曰勝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
焉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外重以篆隷之殊不
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後劉向
校書得而上之目録凡四十一篇康成銓次為八十

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王楙曰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敞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電以風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

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

王應麟曰大傳説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又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　又曰大傳以西伯戡黎為戡耆冏命為㷀命費誓為肸誓吕刑為甫刑

按大傳引經文異者大誥民獻有十夫獻作

儀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德上有俊

字無逸作毋逸又引盤庚云若德明哉引酒

誥云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其文

歐陽生尚書章句

漢志三十一卷

佚

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寛寛又受

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寛寛授歐陽

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林尊長賓濟南人事高爲博士論石渠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琊殷崇楚國龔勝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子都

尚書説義

漢志二篇

佚

葉適曰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

按漢歐陽氏世傳書學說義二篇未經前儒

注明不知作者

大小夏侯氏章句

漢志各二十九卷

佚

大小夏侯解故

漢志二十九篇

佚

漢書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灾異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徵為博士光禄大夫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内侯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黄金百斤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

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建卒自頴門名經爲議郎

博士至太子少傅

班固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

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

百有餘脱字數十

後漢書曰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

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説公卿以下從大小

夏侯氏說

葛洪曰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及勝死又送勝家錢三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

隋志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

呂祖謙曰夏侯勝守所學不苟合為可重其言灾異漢儒皆有此患

孔氏安國尚書傳

隋志十三卷

存

安國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歴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

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

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復可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

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志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孔穎達曰孔傳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

鄭注陸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

册府元龜孔安國為臨淮太守傳古文尚書十三卷

今文尚書十四卷

歐陽修曰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絶而孔傳獨行

洪邁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

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

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又曰逸書雖篇名或存旣亡其辭則其義不可復考而孔安國注必欲强爲之說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作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林少穎言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飫畧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為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　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又曰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閒文章

葉適曰安國書序言典墳至夏商周誥義與雅歴代以為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芟繁翦浮則是孔子并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

陳振孫曰孔注歴漢末無傳而晉初猶得存者雖不

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王柏曰古文尚書序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夫大與常何自而分别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夏商鬴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旁而更為

隸古哉於是迺其辭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

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非伏生之訛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耄口授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

参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

金履祥曰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履祥疑東漢之人為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為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讖緯盛行其言孔子舊居事多涉恠如闕里草自除張伯藏壁一之類若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為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即不

言金石之異矣

熊朋來曰孔壁二十五篇東漢諸儒解經者皆未見故先儒疑孔安國傳亦偽也

按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録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攷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葢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為今皇帝

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叙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僞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士其文

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而自破矣或曰史記雖云訖於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

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年也故荀悅漢紀亦云司馬遷撮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漢書或作大漢今於李廣傳附載陵事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録安國傳稱安國受書於伏生生

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有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為是

又按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

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
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
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
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此一疑也
又按司馬遷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
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
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

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
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
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
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
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紂
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
尚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自有其人遷
受書於安國其說必本於安國也乃令安國

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疵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於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梅賾昧史公説書本於安國不加質驗而巧為之辭僞托之迹畢露矣

又按安國書傳於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

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王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畧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此又一疑也

又按古文之存於今者惟岣嶁禹碑奇古難識餘如壇山石岐陽獵碣皆與大小篆不甚

相遠竊意孔子雅言者書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蝌蚪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孝經悉蝌蚪文字安國書序作偽者藉此欺人魯齋王氏疑之當矣

又按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列於學官者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鄭康成輩為之作訓傳注解者也當時止有杜林漆書若孔氏增多之書終漢之

世下及魏西晉莫有見之者故趙岐注孟子
高誘注呂覽杜預釋左傳凡孔氏增多篇內
文皆曰逸書惟許氏說文序者謂其易稱孟
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衛馬鄭諸大儒均
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今考說文中所引
尚書字句異者如格于上下格作假宅嵎夷
嵎作堣平秩東作秩作䄯鳥獸氄毛作𣯠髦
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稘帝曰疇咨疇作𠃬共

工方鳩僝功作旁逑孱功鳩又作救有能俾
乂作俾嬖肆類于上帝肆作鬀竄三苗竄作
竅暨臯陶作臮咎繇五品不遜作愻教胄子
胄作育剛而塞塞作寒濬畎澮濬作㕡藻火
粉米藻作璪粉作黺撻以記之撻作遽無若
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朋淫于家朋作堋元
首叢脞哉脞作脞隨山刊木刊作栞厥草惟
繇作蘨草木漸包作蔪苞瑤琨篠簜篠作筱

惟箘簬楛作簵楛又作輅枯天用勦絶其命
劓作劓若顛木之有由蘖作甹櫱蘖又作枿
王播告之播作譒今汝聒聒作懖懖予亦拙
謀拙作炪西伯既戡黎戡作𢦟黎作𨚗大命
不摯摯作𡠗予顛隮隮作躋我興受其敗作
退勗哉夫子勗作勖尚桓桓作狟狟篚厥玄
黃作實玄黃于匪彝倫攸斁作殬無有作好
好作妞七稽疑稽作卟庶草繁廡作無王有

疾弗豫作不悆我之弗辟作不檗哉生䲭作霸罔弗慜作罔不憖上有凡民字同孟子句畫執拘作柯至于屬婦屬作嫋惟其塗丹雘塗作斁丕能誠于小民丕作不乃惟孺子頒作攽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作帽亦惟有夏之民叨懫夏字下有氏字懫作壂常伯常任伯作攲其在受德暋作忞爾尚不忌于凶德忌作惎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勿以憸人憸

作譣用勱相我國家作邦家陳實作寀一人冕執銳作鈗三咤作詫劓刵椓黥作刖劓斀黥惟貌有稽貌作緢報以庶尤作訧扞我于艱扞作斁峙乃糗糧作峙乃餱粻截截善諞言作戩戩斷斷猗作韶韶邦之杌隉杌作阢凡此所引皆在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使許氏果得見孔氏古文則於增多篇內亦必及之矣至于若藥不瞑眩一句雖屬說命之文殆

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爾又如圛圛升雲半有半無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詞師乃搯來就慧慧宫中之冗食𩵋有爪而不敢以撅以相陵懱祖甲返孜孜無怠戔戔巧言我有䵻于西則孔氏傳亦無之又以㣲子為周書洪範為商書不知許氏何所本也

又按許氏説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似乎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撰五經異義恒

取諸家之說折衷之其於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山為山宗河海為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也使叔重學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義

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説則
叔重實未見孔氏古文也譙允南五經然否
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
之則允南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謂王肅
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
康時然攷陸氏尚書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
無及於增多篇内隻字則子邕亦未見孔氏
古文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

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而篤信之宜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

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為相所述與孔傳多不

同竊疑士安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經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則奏之於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

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説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也

尚書音

七録一卷

佚

陸德明曰為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

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

歐陽氏地餘等尚書議奏

漢志四十二篇

佚

漢書注宣帝時石渠論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

倉

牟氏卿尚書章句

佚

漢書周堪字少卿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後漢書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張奐減為九萬言

後漢書注牟卿受書於周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秦氏恭尚書説

佚

漢書張山拊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授同縣李尋鄭寛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寛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

馮賓

桓譚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

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經義考卷七十六

經義考卷七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六

桓君榮大小太常章句

佚

後漢書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愽士九江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

墳因留教授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議郎顯宗即位尊以師禮親自執業永平二年三雍成拜為五更封關內侯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永平

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父子給事禁省永元四年爲
太常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
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
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
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
名者三公舉楊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又曰中興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牟氏長尚書章句

佚

後漢書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拜博士遷河內太守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周氏防尚書雜記

三十二篇

佚

後漢書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杜氏林漆書古文尚書

一卷

佚

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觧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馬安國序中稱伏生口授裁二十餘篇德明謂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蓋今文二十八篇益以小序合二十九德明又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孔氏增多之書無之

也夫東漢為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得初不本於安國而孔頴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為安國所傳亦粗疎甚矣

賈氏逵尚書古文同異

三卷

佚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與班固並校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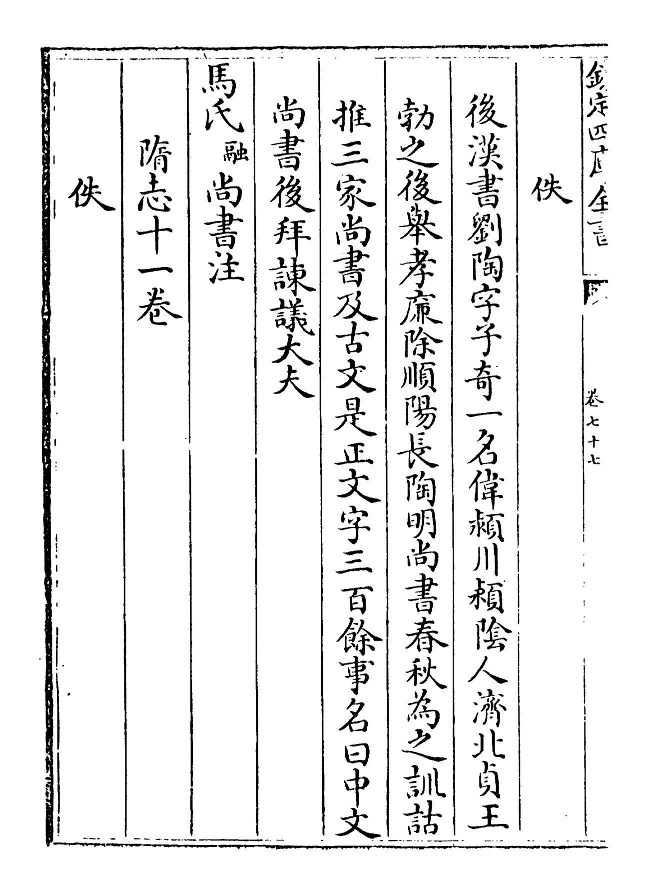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衛氏宏尚書訓旨

佚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

劉陶中文尚書



佚

後漢書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舉孝廉除順陽長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後拜諫議大夫

馬氏融尚書注

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鳥獸蹌蹌馬融注以為笛簴七經小傳用
其說

按馬氏尚書注本於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如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天叙有典有作五天明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繪作十有三載載作年搖琨篠簜琨作瓚沿于江海沿作均滎波既豬波作

播云榮播澤名導岍及岐岍作開天用勦絶
其命勦作巢誕告用亶作單用乂讎斂讎作
稠云數也自靖作清云潔也弗迓克奔迓作
禦云禁也無虐煢獨作亡侮煢獨我之弗辟
作避謂避居東都信噫作懿云猶億也大誥
爾多邦作大誥繇爾多邦降割作害酒誥王
若曰作成王若曰皇天既付中國民付作附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弋作翼大淫泆有辭泆

作屑云過也嚴恭寅畏嚴作儼文王畀服畀作俾云使也譸張為幻譸作輈其終出于不祥終作崇云克也我道惟寧王德延道作迪有若南宮括宮作君迪簡在王庭迪作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作劓王不懌作釋云不釋疾不解也在後之侗作詷云共也冒貢作勗贛云陷也王崩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綦作騏云青黑色三咤作詫折民

惟刑折作悊云智也王曰吁作于惟來作求云有求請賕也仡仡勇夫作訖訖云無所省録之貌諞言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葢其書唐初尚存此陸氏釋文采之

張氏奐尚書記難

佚

後漢書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延熹九年拜大司農建寧元年遷少府尋

以黨罪禁錮歸田里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張氏 楷 尚書注

佚

後漢書楷字公超馮翊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

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

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

原

鄭氏玄尚書注

隋志九卷

佚

按梁劉昭注續漢書五行志引尚書大傳文

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

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

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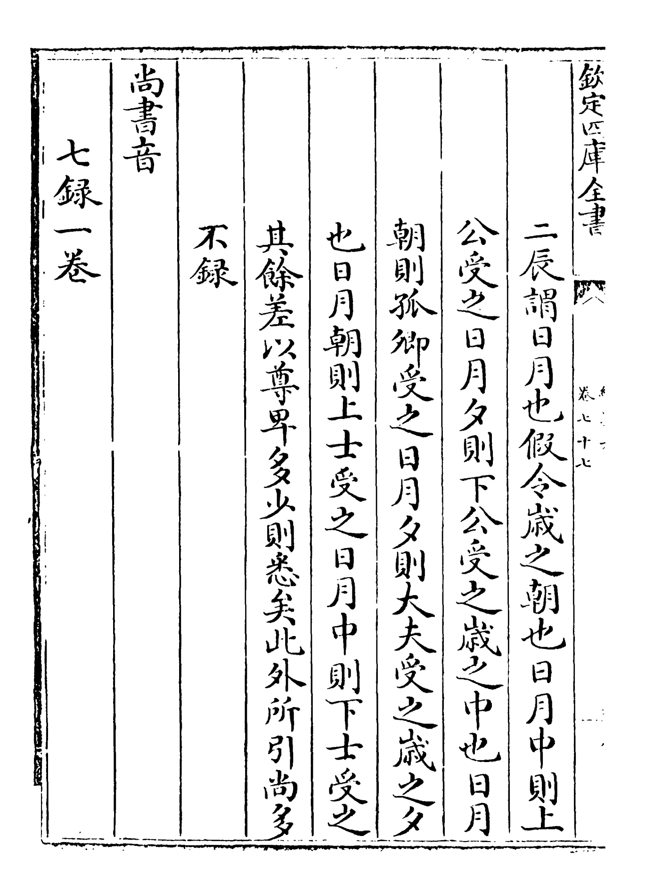
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

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

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昳爲日之中晡

時至黄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又大

傳文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注曰



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此外所引尚多不録

尚書音

七録一卷

佚

書贊

佚

虞翻曰北海鄭玄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也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

之類誠可恠也

隋書經籍志曰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孔頴達曰避序名故謂之賛

李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聦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

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又曰康成注禹貢九河曰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入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　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裨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顧炎武曰馬融鄭玄注古文尚書載於舊唐書經籍

志則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

盧氏植尚書章句

佚

後漢書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少與鄭玄俱事馬融建寧中徵為博士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

荀氏爽尚書正經

佚

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諝延熹九年舉至孝拜郎中

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獻帝即位徵之拜平原相復追為光禄勲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

又作公羊問

亡名氏書傳略說

佚

按周禮大行人疏禮記曲禮檀弓王制玉藻疏春秋公羊傳疏俱引是書未詳作者名氏

王氏肅尚書駁議唐志作釋駁

隋志五卷

佚

古文尚書注

隋志十一卷新舊唐書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

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

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

劉知幾曰王肅注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

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

按唐志有尚書答問三卷當即隋志義問孔

鼂采鄭康成及肅祭以已見者也

王氏粲尚書釋問

七錄四卷

佚

唐書注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

程氏秉尚書駁

佚

范氏順劉氏毅尚書義

七録二卷

佚

隋志注范順問吳太尉劉毅答

李氏克尚書注

佚

范氏甯尚書注經典序錄作集解

七錄十卷隋志止古文尚書舜典注一卷

佚

伊氏說尚書義疏唐志作釋義

七錄四卷

佚

阮孝緒曰說爲晉樂安王友

孔氏晁尚書義問

七録三卷

佚

隋志注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

册府元龜晁爲五經博士撰尚書義問三卷又注春

秋外傳國語

周書注

十卷

存

徐氏邈古文尚書音

隋志一卷

佚

尚書逸篇注

新唐志三卷

佚

孫奭曰尚書逸篇唐有三卷徐邈為之注焉

謝氏沉尚書

隋志十五卷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沉字行思會稽人東晉尚書郎領著作録

一卷

李氏顒集解尚書

隋志十一卷 經典序錄唐志作集注十卷

佚

尚書新釋

隋志二卷

佚

尚書要略

新唐志二卷

佚

孔頴達曰李顒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

李氏軌古文尚書音

七録一卷

佚

呂氏文優尚書義注

隋志三卷

佚

姜氏道彧集釋尚書經典序録作集解

隋志十一卷經典序録十卷

佚

隋志宋給事中姜道盛注

陸德明曰天水人

冊府元龜姜道盛為給事中注集釋尚書十一卷一

云注古尚書

王氏儉尚書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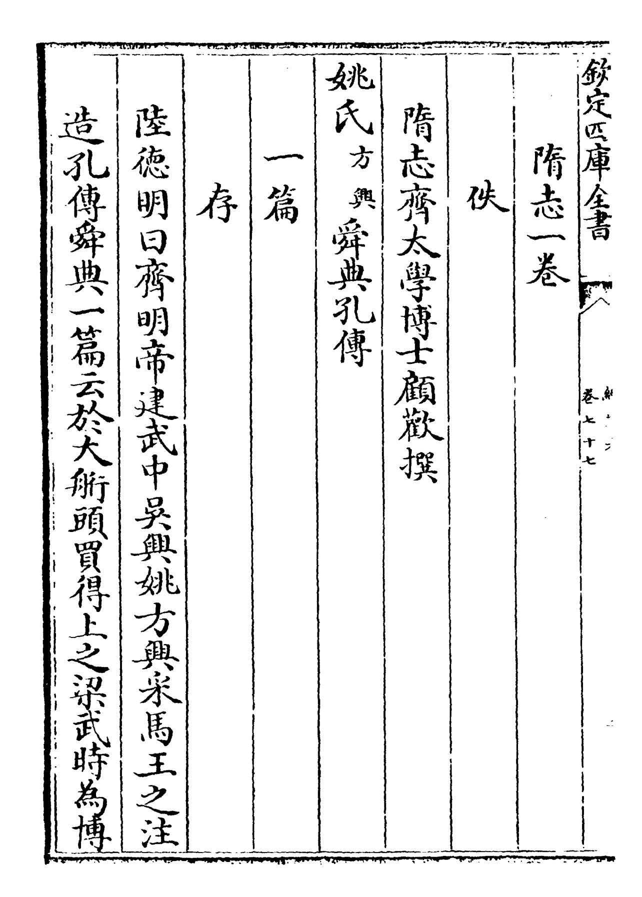
唐志四卷

佚

任昉曰公諱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年六歲襲封豫寧侯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為義興太守還除給事黄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叅選俄遷侍中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太祖受命以佐命功

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
僕射領選如故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
侍中僕射如故改授散騎常侍太祖崩遺詔以公為
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進號衛將軍以本官領丹陽
尹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又
領本州大中正頃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詔加中
書監薨追贈太尉謚曰文憲

顧氏 㰌 尚書百閒



隋志一卷

佚

隋志齊太學博士顧歡撰

姚氏方興舜典孔傳

一篇

存

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

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昬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又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録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

孔頴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内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

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劉知幾曰姚方興採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鄭公曉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蓋隋開皇

時人僞爲之假設姚方輿以伸其歲月爾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温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跡

經義考卷七十七